



大会

第六十九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四十九次全体会议

2014年11月12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库泰萨先生 (乌干达)

上午10时05分开会。

议程项目119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事项

主席（以英语发言）：各位成员记得，我为本届会议设定的优先事项之一是推进大会的振兴和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各位成员清楚地知道，通往安全理事会改革的道路迄今是漫长且曲折的旅程。在2005年世界峰会上，各位领导人表示支持安理会改革，

“使之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更高的效率和透明度，从而进一步加强其效力与合法性，加大其决定的执行力度”（第60/1号决议，第153段）。

在今天的届会开幕之际，一百多名领导人表示关切的是，自世界峰会以来的10年中，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谈判一直缺乏进展。因此，我们需要重申所有会员国对改革议程和下阶段政府间谈判所做的承诺。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本着坚定的妥协精神进行这一努力。我感到乐观的是，今天的辩论会将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我们为推动改革进程必须克服的各项挑战和必须利用的各种机会。虽然这项任

务可能看似艰巨，但是我们能够一道在这一关键的事业中取得进展。

自本组织近70年前成立以来，世界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一系列广泛的新出现的威胁，我们面临的各项挑战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我们需要改革安全理事会，尤其是使之更具有代表性，更有效力，并有更高的效率。本组织的确应当继续适应我们当今世界的结构和紧急需要，以便具有效力和相关性。因此，需要必要措施采取改革安全理事会，以维持其为子孙后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根本作用，这符合所有会员国的最大利益。

随着改革讨论继续推进，必须确保讨论不是仅仅重复以前表明立场——这是过去政府间谈判进程的一种特有动态。现在需要的是做出坚定的承诺，推进关于所有专题的基于案文的谈判。谈判的任务授权当然属于全体会员国。我希望今天的辩论会将成为未来改革的一个有益的基础，并激励我们在未来数月开展富有成效的谈判。

我谨借此机会感谢阿富汗常驻代表查希尔·塔宁大使在过去数年领导政府间谈判的工作。正如各位代表所了解，我已任命牙买加常驻代表考特尼·拉特雷大使担任安全理事会改革政府间谈判的新主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4-62258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席，我呼吁所有成员支持他推进这一进程。我们必须共同推进谈判进程，因为这一努力不仅对确保安理会有效运作至关重要，对维护其合法性也至关重要。

德赫加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以不结盟国家运动的名义发言。

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组织召开这一辩论会。我们感谢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主席约翰·阿什大使和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前任主席塔宁大使所做的努力，并注意到大会最近就安理会改革所做的口头决定，该决定使谈判得以在六十九届会议期间继续进行。

我们强调不结盟运动关于安理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以及与其他安理会有关的其他事项，我尤其指的是不结盟运动在其第11、12、13、14、15和16次首脑会议上通过并列入不结盟运动立场和谈判文件中的各项指示，以及各次部长级会议的决定有效性和相关性。

不结盟运动赞赏迄今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同时关切地注意到依据大会决定举行的关于安理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事项的10轮政府间谈判缺乏重要且具体的成果。这些谈判表明，虽然各种看法在趋于一致，但重大分歧依然存在。虽然在改进安理会工作方式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还不能满足联合国普通会员国的最低期望，因此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第62/557号决定现在是、而且将继续是关于安理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的基础。安理会改革应当全面，要处理与成员数目、区域代表性、安理会议程、安理会工作方法和决策进程，包括否决权问题有关的所有实质性问题，并应当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和大会相关决定、尤其是第62/557号决定，赢得会员国尽可能广泛的政治接受。我们相信，那些明确的阐述将指导牙买加常驻代表考特尼·拉特雷大使开展政府间谈判新任主席的工作，并向他保证，不结盟运动致力于安理会的改革。

安理会的改革应当以及时、全面、透明和平衡的方式进行，并且不应拖延或人为地设置最后期限。它应当确保安理会的议程客观、合理、非选择性和非任意地反映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需求和利益。作为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安理会的扩大及其工作方法的改革应使其成为一个更加民主、更具代表性、问责度更高和更加有效的安理会。安理会议事规则60多年来一直是临时的，应当正式化，以改进其透明度和问责。

安理会在其所有活动、方法和程序方面都应符合透明、公开和一致性这几个关键要素。遗憾的是，安理会屡次忽略这些重要因素。这些情况包括：在有选择地发出通知后举行会期安排外的公开辩论；不愿就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一再限制对一些公开辩论的参加；区别对待安理会成员和非成员，特别是在公开辩论期间发言顺序安排和时间限制方面；未按《宪章》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向大会提交特别分析报告；提交的年度报告仍然缺乏充足的信息和分析性内容；缺少安理会主席拟订月度评估的最低标准。

近年来，安理会在某些情况下过于仓促地威胁采取或授权采取强制执行行动，但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却保持缄默，无所作为。此外，安理会在处理那些不一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问题时，越来越多地一概诉诸《宪章》第七章。在仔细审视这些趋势后发现，安理会本可以选择其他条款更妥善地应对特殊情况。不应过度和过早地使用第七章，而应努力充分利用第六章和第八章的条款，以和平解决争端。应按照第七章的本意，将其作为最后手段予以援用。遗憾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在还没有全部用尽其他备选办法时，就过早地使用第四十一和四十二条规定。

安理会施加的制裁仍然是不结盟国家严重关切的问题。根据《联合国宪章》，只有在《宪章》第六章下的所有和平解决争端手段全部用尽，并彻底审议了此种制裁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之后，才可以考虑实施制裁。制裁这种工具的精准性不高，

使用制裁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问题，那就是让受制裁国家中的弱势群体遭受痛苦是否是施加压力的正当手段。

制裁的目的不是要惩罚民众或是以其它方式报复民众。有鉴于此，应当清楚确定制裁制度的目的，实施时应当具有特定时限，并基于正当的法律理由，而且一旦达到目的就应予以解除。

不结盟运动反对用安全理事会来达到本国政治利益和企图，加剧而非缓和局势，因为这与《宪章》规定的安理会使命是相悖的。我们强调，安理会工作绝不能具有选择性，必须公正并能够问责，安理会必须严格遵守会员国在《宪章》中赋予其的权限和职能。

最后，我祝贺作为不结盟运动成员的马来西亚、安哥拉和委内瑞拉担任2015-2016年安理会新理事国，并敦促它们与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其它不结盟国家一道，在其任期内帮助宣传和捍卫不结盟运动的立场和宗旨。我也借此机会祝贺新西兰和西班牙顺利当选为今后两年的安理会新任非常任理事国，并希望它们在安理会的存在能够促进安理会有效、高效地履行授权。

托灵顿先生（圭亚那）（以英语发言）：在今天关于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事项的辩论中，我谨代表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14个成员国发言。加共体赞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以不结盟运动名义所作的发言，以及圣卢西亚常驻代表以L.69集团名义所作的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加共体感谢你十分认真地着力处理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完全并坚定不移地赞同你在本届会议的就职讲话中所表达的看法，你当时说“亟须改革安全理事会”（A/69/PV.1，第3页）。加共体感谢你11月10日来函通知我们，牙买加常驻代表考特尼·拉特雷大使获任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政府间谈判主席。加共体认为此举无可辩驳地充分表明你致力于推动该问题取得进展。我们对他表示全力支持，我们也借此机会赞赏他的

前任、阿富汗常驻代表查希尔·塔宁大使在过去10轮政府间谈判中作出不懈努力。

2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大会堂辩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会员国已再三表达了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立场。然而，在进行了那么多讨论和10轮政府间谈判后，我们的努力所取得的进展依然甚少。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而且必须在第六十九届会议上就开始改变。加共体认为，在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责成联合国尽早开展安全理事会改革工作10年后，纪念这一最具民主性的机构成立70周年活动将是一个历史性契机，可以表明国际社会决心确保联合国及其所有主要机关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适当能力，能够应对当今地缘政治现实带来的多层面挑战。

在我们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规划前进道路之际，同时还应当为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规划前进道路。要想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就必须履行集体责任，开展符合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人民最大利益的有意义的改革。此类改革的目标必须是提高本组织特别是安全理事会——负责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首要机关——的代表性、民主性、问责度、可近度和有效性。

通过第62/557号决定所启动的政府间谈判——人们对其取得进展寄予很大的希望和很高的期望——提供了一个平台，使会员国得以就这一重要问题上所存在的多种立场开展谈判，并通过此类谈判增强共识和缩小各种分歧。6年之后，我们看到，只是重申我们的立场称不上是谈判。在这10轮政府间谈判中，没有达成任何真正的相互妥协，既没有融合立场，也没有改变立场。没有缩小差距，也没有抓住共识，将之作为推进该问题的基石。

正因为此，加共体认为第11轮政府间谈判必须与先前各轮谈判具有质的不同。不过，到本届会议结束时必须取得进展，无论这种进展有多小。因此，我们希望能够根据库泰萨主席在11月10日给会员国的信件中所给予的鼓励，在一项案文的基础上

开展下一轮政府间谈判。加共体希望能够向会员国提交此类案文。该案文将表明历经10轮谈判后大会的感受，也可用作开展逐行和逐段谈判的基础。相关方案必须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对我们迄今发生的情况所开展的讨论作出客观评价，这些方案必须以务实、可以谈判的方式提出，以便能够启动真正的互谅互让的谈判。

在我们规划未来的时候，我们提出的基础必须清楚地表明会员国不同立场的共同点在哪里以及差距在哪里，而且必须体现所有会员国——其中当然包括多数国家——的立场。主席先生，我们向你保证，我们在这项工作中将给予作为大会主席的你和政府间谈判新任主席全力支持。

加共体仍在最高政治层级继续处理就这一重要问题取得明确进展的必要性问题，我们各国代表团都充分致力于在此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因此，请允许我简要重申本地区对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一些关键问题的立场。

第一，加共体支持增加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两类成员的数目。我们要求将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从15个增至27个。加共体认为应当促进和增强发展中国家在这两类成员中的作用。在这方面，加共体一直坚决主张把非洲纳入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不把非洲作为一个永久和平等的成员，安理会就不可能实现改革。我们呼吁在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中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特别席位。

加共体支持取消否决权，但是，如果要保留的话，我们则认为，改革后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常任理事国必须享有同样的权利与特权。我们呼吁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以便让非安理会成员更多地参与其工作，并提高其问责度与透明度。

关于安全理事会与大会之间的关系，加共体建议采取适当措施，以使大会能够作为联合国主要的议事、决策以及代表性机构有效地运作。

最后，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你保证，在你推进安全理事会改革这项重要事业的同时，加共体各国代表团将给予全力支持。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安理会必须更加广泛地代表二十一世界的现状，更加高效和透明地工作，并且接受联合国广大会员国的问责。

帕特里奥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四国集团即巴西、德国、印度以及日本作本次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感谢你11月10日的信函，你在信中宣布任命牙买加常驻代表考特尼·拉特雷大使担任政府间谈判的新任主席。请允许我向拉特雷大使保证，四国集团为他的任命感到鼓舞，并且致力于与他密切合作，以期实现安全理事会迫切需要而且期待已久的改革。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再次感谢查希尔·塔宁大使过去五年中为推进该进程所做的宝贵工作与不懈努力。

主席先生，我还愿赞扬你对安全理事会改革事业的有力承诺，你就职虽不满两个月，这一点无疑已显露无余。你作为乌干达外交部长，长期以来一直密切关注这个问题，亲自参加了《埃祖尔韦尼共识》的通过。因此，你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该问题的紧迫性。

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为政府间进程带来了重要的事态发展。大会前任主席阿什认可了其咨询小组提出的非正式文件，该文件中立、客观地总结了过去20年来所表达的主要立场，现在是普遍公认可以帮助我们搭建讨论架构的一个工具。塔宁大使根据第62/557号决定所确定的五个组别，又召集了一系列会议，由此我们显然达成了某些一致，特别是大多数国家显然支持增加两类成员的数目。

塔宁大使在7月9日向会员国分发的现状评估中，肯定了最近一次会议的积极基调与势头。展望未来，他还指出，该进程符合逻辑的发展方式仍是开展基于案文的讨论。这就是为什么四国集团认为，启动下一轮政府间谈判的首次会议时，桌上必

须有一份案文。我们不能容许新一轮政府间进程成为又一场循环往复却漫无目标的旋转木马游戏。

对于那些表示在向政府间谈判提出工作文件之前必须事先达成共识的人，请允许我指出，这种要求在联合国任何其它进程中都没有先例。事实上，这种想法还可以被认为是反联合国的。事实上，前任主席约翰·阿什在9月8日关于顺延决定的会议上发言时强调，谈判案文需达成足够广泛的一致，但不必得到所有成员国的同意。我向大会保证，四国集团继续作好准备，以随时启动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真正谈判。然而，谈判并非在真空中进行。因此，主席先生，我们请你按照你作为本机构主席的权力与授权，亲自授权新任主席提出一项不预判任何立场或结果的谈判案文。

会员国和民间社会普遍认为，安全理事会没有能力对世界上某些具体危机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安理会改革努力陷于瘫痪，人们显然感到越来越强烈的挫败感。在上次一般性辩论中，100多个代表团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

让我们回顾，2015年将是安全理事会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实行改革的50周年，也是召开千年首脑会议15周年和2005年召开世界各国领导人一致呼吁早日改革安全理事会的世界首脑会议10周年。如果我们甘愿保持现状，我们将冒联合国在其核心授权领域的权威遭到削弱与破坏的风险。现在到了完成我们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交给我们的任务的时候了，四国集团外长9月26日在纽约召开的最近一次会议再次提出了这一呼吁。正如前任政府间谈判主席在前述评估中所指出的那样，2015年是本组织成立70周年，它将为实现急需的改革提供一个“重要契机”。四国集团将与其它会员国密切合作，继续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并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

拉姆巴利女士（圣卢西亚）（以英语发言）：
我荣幸地代表L. 69集团这个汇集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情况各不相同、却因为共同的事业—实现安全理事会持久和全面改

革—而走到一起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发言。本集团坚信，安全理事会增加常任和非常任两类席位刻不容缓，这样才能更好地反映当代世界现状，实现一个更加问责、更有代表性、透明、而且更重要的是更贴近现实的安全理事会。

首先，请允许我正式表示，本集团感谢塔宁大使迄今对该进程的领导。主席先生，我们对你重点强调这个辩论已久的议题并给予高度优先而感到鼓舞，并赞扬你任命牙买加常驻代表考特尼·拉特雷大使担任政府间谈判主席，领导我们推进这场重要辩论。他的任命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事态发展，因为这不仅引入了新的领导，而且我们希望，它还将给这个迄今在很大程度上陷于停滞的进程带来创新想法，从而增强其势头。

经过10轮长达7年的政府间谈判，除了大会领导层所做的努力—他们在该问题上尽了全力—之外，在该议题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已被赋予开始基于案文的谈判的任务。远超三分之二多数的140个国家于2009年向进程主席提交了正式书面请求，请他启动基于案文的谈判进程。但是，我们一直反复表达众所周知的立场，并且继续呼吁主席开展基于案文的谈判，这一办法符合对联合国所有其它进程的所有其他主席提出的请求。这一请求符合我们知道的联合国惯例。

随着联合国即将迎来七十周年华诞，我们也不能一切如常地行事。我们在开始新一轮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时，不能再与过去10轮谈判一样，陷于停滞和真空之中。主席先生，只有你作为大会主席，授权谈判进程主席尽快以在你充分授权和支持下提交的案文为基础开展谈判，这一进程才会向前推进。但是，如果我们容许协商一致这一适得其反的说法作为启动基于案文的谈判的前提，甚至在启动谈判之前就出现的话，那么我们只不过是在阻碍进程取得任何进展，这种情况只符合少数反对者的利益。

因此，主席先生，我们依靠并且呼吁你作为大会主席发挥领导作用，以确保第11轮谈判不会各说各话，而是成为真正的谈判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代表们将逐行逐段地讨论，把精力集中于到第六十九届会议结束时至少达成一项方括号内的案文。根据你自己的估测，有10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高级别部分的发言中，要求紧急改革安全理事会。我们各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早在2005年就一致提出了同样的请求。因此，我们在明年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共聚七十周年首脑会议时，向他们反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什么成绩，哪怕是这一进程中的任何一点成绩，都是对他们的尊重。因此，我们希望，主席先生，一旦我们在你的领导下启动基于案文的谈判进程，我们就将能够在明年我们各国领导人共聚一堂时，为他们提供一个平台，借此能最终在这个长期议题上取得具体成果。

51年前的1963年，大会把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从11个增加到了15个——只增加了4个，而且只是非常任理事国类别。自那时以来，联合国会员国已从113个增至193个，增加了80多个国家，然而，它们的加入并没有改变这个被赋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任务的全世界最重要机构的组成。

我们今天的处境确实奇怪：安全理事会近75%的工作完全集中在非洲大陆，然而，自该机构成立以来，总共54个非洲会员国中却没有一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因此，我们必须推动制订基于结果的时间表，这是一个绝对要务。一方面嘴上说应当避免强加人为时间表，同时却要求所有其它联合国进程有确定时间表，这就是一种欺人之举。本集团坚信，在2015年——届时将是联合国70周年，也是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10周年，当时在会上，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授权我们早日改革安全理事会——这将是尽早在这一一致任务授权上展示进展的合理日期。

L. 69集团是近些年来唯一增加了成员的集团，根据我们积极支持改革进程的传统立场，我们还提

出了多项提议，以便把我们的互动交流和讨论变成真正的谈判。L. 69集团或许汇聚了数目最多的看法相同的发展中国家，得以大大加强了与非洲集团的共识，并且形成了一个共同立场，这一立场支持全面改革，并且特意避免了某些对任何改革进展都横加指责者用以挟制进程的零敲碎打的做法。

请允许我再次重申，L. 69集团认可并支持在《埃祖尔韦尼共识》中阐明的非洲共同立场。这种加强共识的做法有利于帮助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政府间谈判向前推进的势头，或许在谈判案文中也可以对此予以肯定。

今天，我们看到安全理事会未能及时应对紧迫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我们看到，安理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公众的审视，民间社会和学术界中的很多人不仅质疑其代表性，还质疑其公信力，甚至到了会员国在当选后拒绝安理会成员席位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让人们看到，我们正在建设性地开展工作，改革安理会，使其反映当代世界的现实，由此恢复这个重要机构的尊严。L. 69集团致力于发挥自己的作用，确保我们所有人构想的这一结果不会留给后人去实现，而是在主席先生你的干练领导下，在此时此地就得以实现。

卡尔迪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代表被称作“团结谋共识”的国家集团，对你采用新的办法处理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并且愿意通过紧密合作和磋商与联合国全体会员一道努力表示赞赏。

这种意愿的第一个具体表现在任命改革进程新协调员之前的阶段得到了反映。我们热烈欢迎考特尼·拉特雷大使担任这一新的职务。我们相信，他将以全体会员国对其给予赞赏的行之有效和不失偏颇的方式开展工作，我们也愿意在他接过这一新的重要职责时，立即与他全力合作并给予支持。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查希尔·塔宁大使作出努力并热情高涨地开展工作。我们也感谢大会前任主席发挥领导作用。

自1993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成立以来，我们在过去20年里一直致力于安全理事会的改革。这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取得的成果少于预期。然而，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主要的教训是，分裂性的解决办法是注定会失败的，并且这种办法很可能引起各种问题，并拖延改革进程。如果我们要在政府间谈判中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就必须超越我们历来的建议，并同其他方面进行接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这样一种关键改革所需要的广泛的政治接受。

除此之外，近年来的讨论，包括最后一轮政府间谈判，突出了各项将导致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原则。我们认为，全体会员国都赞同增进安理会的代表性、民主化、问责制和有效性的目标。但我们能否就实现这项目标的途径达成一致意见？

扩大安全理事会的意图是增强其代表性。人们确实可以争辩说，纯粹从数字角度来看，这些年来安理会代表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程度减少了。但为了增加安理会的代表性，光是增加成员数目是不够的，还需要增加全体会员国能够定期参加安理会的可能性，而这样做的最佳方法是增加当选席位的数量，这项措施也将使安全理事会变得更加民主，更加对全体会员国——亦即大会——负责。

按国家分配新的常任席位而不是提高安理会的代表性，只会让仍然数量有限的国家永久占据席位，从而永久维持一种状况，即全体会员国的三分之一以上从来没有参加过安理会。这将使安理会更加具有排他性，而不是更加包容，并且仍然满足不了对加强民主化和问责制的需要。

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加有效的安全理事会。问责制和有效性是并行不悖的，因为安理会的决定必须获得联合国会员国的充分赞同。“团结谋共识”集团也希望让愿意对安理会工作作出重大贡献的会员国能够更加频繁地服务更长时间。我们不要求那些渴望在安全理事会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国家放弃自己的雄心。相反，我们请它们维持其承诺水平，并迎

应有关定期向会员国说明其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作贡献的挑战。“团结谋共识”集团认为应该有一个基于成绩而不是基于特权的新的安理会。

许多年来，几乎占联合国会员四分之一的小国一直要求在安全理事会获得更多席位。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处理有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和各种新老威胁。我们应当努力寻找办法，确保这些国家获得直接参加安理会的机会。“团结谋共识”集团也了解非洲大陆国家的愿望，并仍然愿意继续同非洲一道促进以平等和非歧视性的方法实现所有集团在安理会的代表性。尤其对较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选举是它们能够在平等基础上并以同等尊严发表意见的首要工具。为此原因，我们再次呼吁这些国家，并且当然呼吁全体会员国，致力于对安全理事会的现代构想，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对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负责的安理会。

“团结谋共识”集团是为了对谈判进程作出积极贡献而已经正式提出两项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具体建议的唯一谈判集团，并且它继续在进步和妥协的基础上作出努力。我们支持一个妥协解决办法，一个我们认为能够合理反映各方利益的公平和平等的模式。我们准备讨论这种解决办法，以确保它们代表了会员国的合法愿望。我们必须探索中间地带，为了达到这个中间地带，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共同点。“团结谋共识”集团一直在制定一项注重创设新席位并且有可能在安理会获得更长任期和连选连任的建议。我们认为，这一模式将使那些希望并有能力对安理会工作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能够长时间在安理会服务。较长的任期和连选连任的可能性提供了广泛的备选方案，使我们能够找到大家追求的共同点。

当然，“团结谋共识”集团也仍然愿意考虑新的想法，以弥合它与其他集团之间的差距。根据这一立场，我们在过去几周开始同其他谈判集团举行一系列初步的非正式会议，以探讨可能的共同立场，我们打算继续这样做。我们是最早鼓励进行辩论而不是设置人为期限的集团之一。“团结谋共

识”集团无疑同所有其他谈判集团一样，不想在真空中工作或是浪费更多时间。

至于真正的政治开放性，“团结谋共识”集团肯定主席11月10日信中关于进行基于案文的谈判的呼吁。我们从来没有对这种工作方法关上大门；实际上，我们经常强调，我们应当首先商定这样一项文本。迄今为止，获得全体会员国支持的唯一的有效文件就是汇编文本的第二版，我们准备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的任何未来解决办法，都需要有妥协意愿和大胆领导。这种方法就是“团结谋共识”集团承诺的核心。我们将继续按照第62/557号决定，本着真诚合作精神，以灵活的态度进行参与，以期实现对安全理事会的全面改革，为全体会员国造福。

最后，我还要指出，很难理解为什么竟然有人会反对寻求共识的做法。当全体会员国团结在一个单一目标周围时，联合国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米纳赫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非洲国家集团在今天的辩论中发言。这次辩论为非洲集团提供了一个值得欢迎的机会，可以总结最近完成的10轮政府间谈判。这也是我们为下阶段做好准备的机会，我们希望下阶段将把这一进程朝着有意义的方向推进，开展基于案文的谈判。

我们大家都会一致认为，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必须符合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同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设想，它与大会的关系必须保持平衡。

自2008年9月15日第62/557号决定通过以来，改革进程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但其速度不尽人意。

各代表团就各个关键议题申明和重申了它们的立场，并表明了它们的看法。在哪些方面意见趋同，在哪些方面存在分歧，在哪些方面可以协作，大家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在这一阶段，我们认为，10轮意见交流已经表明我们需要注重哪些事

项。因此，我们希望，下届会议将注重一项将决定这一进程未来进展的谈判文本。

非洲集团一贯指出，全面改革安全理事会势在必行，以消除使非洲成为在安理会常任成员类别中没有代表席位、在非常任成员类别中代表席位不足的唯一大洲这一历史不公正现象。《埃祖尔韦尼共识》和《苏尔特宣言》所反映的非洲共同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对谈判进程本身一贯表示有所保留，因为我们所参与的政府间谈判并非真正谈判。不过，我们一直真诚参与，而且会继续参与，并致力于同我们的伙伴和其他代表团进行讨论和协作。

经过10轮交流，我们在大会感觉到，绝大多数代表团主张增加两类成员数目。许多代表团支持中小国家参加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和增加非洲在其中的数目。我们过去所进行的交流无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目前的危险是这一进程可能会停滞不前，中途而废。在当前阶段，非洲集团呼吁设法订立谈判时间表。我们呼吁所有代表团、所有集团和所有希望安全理事会改革的人推进真正的谈判进程。我们提出的观点就是：只有真正的谈判才能导致真正的改革。

非洲集团重申，它决心继续力求建立联盟和缩小分歧，特别注重实质，而不过于注重程序。我们要强调并正式指出我们同若干集团——包括但不限于L.69集团、加勒比共同体和太平洋论坛——进行的不断进展并令人鼓舞的协商。非洲随时准备、愿意而且能够继续参与、开展协作和合作，力求推进这一进程。我们期待着就一项文本进行谈判。这一谈判的界限尚待确定。显然有必要就关于各个议题的原则和实质达成初步协议。

我们感谢塔宁大使为这一进程提供了出色的服务，一连数小时、数周、数月 and 数年长时间投入其中。我们欢迎牙买加代表获任加入我们的共同事业。作为一个集团，我们仍然致力于同任何希望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建立一个具有代表性、可问

责、民主、真正具有代表性和真正透明的安全理事会——的集团合作。

非洲的立场已经获得并继续获得支持。我们感谢L.69集团今天明确支持非洲的立场。我们各国负责人，我们各国元首，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力求就安全理事会改革采取具体行动。经过10轮交流以及若干次非正式和正式讨论，每个集团都了解相互的立场，而且每个集团都了解相互立场的局限性。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必然是谈判。

由于有新的主持人，我们认为这一进程将获得新的推动力。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整体一道工作，那么我们大家所寻求的这一幻想般的共识就会真正变为现实。作为大会，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莫过于振兴本组织，而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改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洲集团对所有非正式做法仍持开放态度，并将继续同所有集团，不论是同我们的立场保持紧密一致的集团还是对我们的立场怀有重大关切的集团，进行接触，因为我们认为，鉴于我们所遭受的历史不公正待遇，我们的立场是合理的。我们认为，我们的立场能够经受得起任何谈判进程考验。

奥泰比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宣读这一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保证，本集团支持你对大会本届会议工作的领导。我还要感谢阿富汗常驻代表查希尔·塔宁大使在主持关于安理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方面所作的努力。我们还欢迎任命拉特雷大使领导下一轮会谈。

国际社会越来越频繁地面临新挑战，而这也使我们有更大的决心加强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并对其进行改革，使之能够更好应对这些挑战。这将要求安理会更具代表性、更为透明、更为中立和更具公信力。安全理事会改革和安理会席位公平分配问题是本组织全面改革的支柱。

在关于扩大安理会和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的第一次讨论过去20多年后，我们看到，包括阿拉伯

集团在内的各集团和会员国提出了若干倡议，采取了不同的立场。现在必须加速进行改革，尤其因为各方一致认为，自1945年本组织成立以来情况已发生巨大变化，因而有必要进行改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仓促行事。仓促行事会使我们无法达成基于共识的办法。确定一个最后期限可能成为达成一项全面解决办法的障碍。在这方面，阿拉伯集团申明，政府间谈判应在大会框架内进行，因为大会是唯一能在保持会员国对这一进程的自主权的同时根据第62/557号决定辩论这一问题的适当场所。

阿拉伯集团还申明，我们应为恢复谈判选取的起点应该包括会员国提出的所有议案。对这些议案可能作出的任何修改或在这些议案之间进行的任何联接，都应在征得最初提出议案的国家或集团同意的情况下予以考虑。这些都是应当指导拉特雷大使工作的明确标准，目的是恢复谈判，使各国能就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向前迈进的最佳途径达成共识。

在这方面，阿拉伯集团要重点谈谈否决权问题。五个常任理事国许多次不正当地使用了否决权，致使安全理事会决策进程的公信力受损。在一些情况中，否决权的使用也导致安理会无法履行责任，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多年来，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否决权的情况表明，它们迫不及待地动用否决权以维护本国及其盟友的利益。虽然与以往相比，过去20年否决权使用的次数要少一些，但它仍然是一种使一些国家政府免于被追究责任的有效办法。例如，在过去20年里，否决权总共使用了27次，其中15次是用来保护以色列当局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的非法行径。

必须改进安理会的程序和工作方法，使之更为有效和透明。应通过永久规则，以取代已经用了数十年的暂行规则。我们也应该考虑增加全体会议次数和加强安理会议程所涉国家作用的问题。公开会议使非安理会理事国确实有机会参与讨论安理会的议题。我们还须限制非公开会议的次数，举行非公

开会议应该成为例外而非常规。我们应该公布安理会公报和决议，与有关国家磋商，使它们能够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一条参与与其有关的讨论。我们请安理会附属机构向会员国充分介绍其活动情况。阿拉伯集团也敦促安理会将其活动严格限于《宪章》规定的职权范围之内。

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要求在未来以任何方式扩大的安理会中拥有常任席位。我们提及协调人发表的文件。我们谨重申在第十轮政府间谈判中举行的谈判的重要性。我们绝对不能人为设置临时期限，以免阻碍改革向前发展。我们重申，我们愿意为第六十九届会议工作作出建设性贡献，以实现安理会全面改革。

弗朗基内特女士（比利时）（以英语发言）：
我谨代表荷兰王国和比利时王国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召开本次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年度辩论，并感谢你11月10日的信函，宣布任命考特尼·拉特雷大使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政府间谈判新任主席。我们祝愿拉特雷大使在新的职位上工作圆满成功，感谢他接受这个挑战。我们完全相信他有能力成功地领导政府间谈判。

荷兰和比利时还要向一位大会前任主席、阿富汗塔宁大使表示特别敬意，感谢他多年来干练地指导政府间谈判。我们感谢塔宁大使及其整个团队过去几年的所有辛勤努力。可以公平地说，我们在上届大会期间卓有成效，确实完成了许多重要工作。首先是上届大会主席约翰·阿什大使倡议设立大会主席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咨询小组。该小组已经提出一份非正式文件，我们认为，这份文件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而且已被许多代表团如此使用。

在塔宁大使的领导下，我们还分别就安全理事会改革的五大类问题和第六类跨领域问题进行了辩论。今年夏季，应上届大会主席请求，塔宁大使与我们分享了他本人对我们工作的评估，并就今后工作提出了发人深省的建议。

多年来，我们从各个可能的角度探讨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各方立场众所周知，意见分歧明显可见，何处可达成重大共识更为明显。无人期待老调重弹，再重复辩论一年而无重大变化。今年也许更是如此，一切照旧的做法已经不再可行。因此，让我们在去年成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进一步推进这一进程。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这一点已经说过许多遍，塔宁大使在建议中也已提及。

同任何其他大会进程一样，我们需要切实互谅互让。我们必须开始真正的谈判。需要有一个文本作为基础，作为谈判的起点，而不是已成定局的结论，因为以文本为基础进行谈判，将使我们的意见能够最终趋于一致而非分歧，不管使用何种文本为基础。但是，我们不能要求预先就将采用的文本达成共识，以此作为开始以文本为基础的谈判的条件。那样做等于在开始讨论前就达成解决方案。

主席先生，我们希望通过你的决心和指导形成新的势头，因为我们努力的最终目标依然和以前一样重要：形成一个更加有效、更加透明、问责度更高和更有代表性的安全理事会，以便反映二十一世纪的地缘政治现实，并为一个更有公信力的联合国和一个更加强大的国际体系作出贡献。荷兰和比利时一如既往，随时准备全力支持你和大会工作组主席。

潘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安全理事会改革是大会议程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是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首要责任的机构。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的最终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大会和整个联合国努力的实效，也取决于国际安全架构。

我们祝贺牙买加大使拉特雷先生获任政府间谈判协调人。我们希望，他在这个艰难领域的工作将有助于保持建设性的谈判氛围，以便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感谢阿富汗大使塔宁先生过去五年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联邦注意到，必需使该机构更具代表性。不过，这方面的努力绝不能影响安理会迅速有效地应对新出现挑战的能力。这在今天尤为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看到全世界冲突热点地区正在激增。因此，我们呼吁保持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小型结构，其数量应以不超过20个为最佳。我们反对任何会侵犯安理会现任常任理事国包括否决权在内的各项特权的意见。我们重申，否决权是鼓励安理会各成员寻求可被普遍接受的平衡解决办法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从历史还是政治角度来说，试图取消否决权的做法都将是一个错误。

关于如何改革安全理事会的讨论困难重重并已持续相当长时间。已经举行10轮政府间谈判。尽管各会员国在改革轨道上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仍未找到令大多数人满意的综合解决办法。我们完全支持经常从这个讲台上听到的意见，那就是，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在所有会员国手中。用颇具代表性的话说，那就是，该进程必须得到全体成员最广泛的支持。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从政治上说，至关重要的是，要确保得到远远超出大会三分之二法定多数的会员国的支持。

我们坚信，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不能只以数学方式，通过使用各种表决模式来取得最起码的规定表决票数来解决。以这种方式取得的结果不太可能增进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和效力，也绝不会有助于增强我们这个全球性组织——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与此同时，我们准备考虑任何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的合理方案，其中包括所谓的中间方案，即折衷解决办法，条件是该方案以联合国最广泛的一致意见为基础。然而，当前的谈判情况，并不允许我们说，我们即将拿出一项可以获得最广泛支持的安全理事会改革普遍方案。各种方法依然存在实质性分歧，有时甚至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在大会本届会议上，除了继续耐心开展协调各方立场的工作之外，没有什么备选办法。

我们希望，大会主席和谈判主持人的努力将具体用于向谈判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但有一项谅解，即，谈判进程的自主权属于全体会员国。应当在不武断地设定时限的条件下，以平静、透明和包容的方式开展这项艰苦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牢牢记住，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表面上或标志性的最后期限和日期，不能试图大笔一挥就了结这个复杂问题。

我们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事情——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不仅取决于各会员国的政治意愿，还取决于它们是否愿意达成一种合理的折衷办法。我们呼吁所有国家都遵循这项基本原则。

韦纳韦瑟先生（列支敦士登）（以英语发言）：在我们即将迎来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宪章》创立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依然稳居于国际秩序的中心。当叙利亚、乌克兰、中非共和国或其他地方爆发危机时，国际社会都指望安全理事会的领导与指导。《宪章》赋予安理会的权力是独一无二的，致使各方对其寄予厚望。很多时候，这些期望未能实现。由于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等冲突中未能果断发挥作用，安理会有可能会失去其中心地位，并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只有常任理事会认为其在该事项上不涉及国家利益时，安理会才能有效地应对危机。

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认识到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必要性并支持安理会“及早改革”，同时，各国领导人承诺继续为此努力达成一项决定。自那时以来，我们并未向改革安全理事会的目标更靠近。这不是因为缺少建议，而是缺乏真正的参与。由于所涉利益如此众多而且未就时间框架达成谅解，也没有落实明确的进程，因此，我们所有人都认为，相比发出让步信号来推动进程向前发展而言，重复表明立场要更加容易。

关于扩大安理会的问题，我国代表团支持在两种最极端的立场之间采取折衷的模式。两年前，我们将这一模式作为一项全面建议提出。它将为安理

会增加一类由选举产生的长期席位，例如为期八年或十年。取得这类新席位的国家可以连选连任。未能成功取得长期席位的国家，不得在其原本作为任职期的时限内参与竞选现有的两年期席位。在新的长期席位两届任期届满后，将对该机制进行强制性审查。

它试图弥合那些赞成扩增两种已有成员类别的人与那些只想扩增非常任理事国的人两者之间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折衷方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向一个最终具体结果的过渡。相反，尽管在大约20年以后，作为审查的一部分，这种模式可能会进一步变化，但它本身是可行的。我们依然坚信，无论是在大会，还是在必要批准进程中，就接受度而言，这都是最可行的选择。此外，我们感到十分怀疑的是，增加更多能够使用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将会真正使安全理事会变得更加有效。我们认为，其他许多人也持同样的怀疑态度。

任何人如果不幸从头至尾参加每一届政府间协商，就会听到许多人表示希望达成综合解决办法，以及为什么我们必须避免采用零敲碎打的方法。我们当然同意修订《宪章》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并且我们不得不制定包括安理会改革所有方面的一揽子修正案。正是就这些修正案才是政府间谈判应该展开谈判的。但我们不同意以此为借口，不去呼吁安理会立即采取它能够采取的措施，以变得其更加透明、更加负责和更加有效。尽管我们许多人想要看到更多调整，但安理会的做法是在不断演变，而且为应对它面临的新挑战，它确实做了调整。我们认为，以扩增或者不扩增作为借口，不去促进这类改进，显然会取得适得其反的结果。

我们正在具体考虑努力制定一项行为守则，以便在遇有涉及残暴罪行的局势时限制使用否决权。这是我们由衷支持的一项建议。这种协议不需要修正《宪章》，实际上也根本不需要大会自身采用任何行动。当然，关于这种行为守则的协议不必等到我们商定如何扩大安全理事会之后。对于有关工作方法的更普遍问题也可以这么说。第62/55号决定

创立了政府间谈判任务授权，旨在适合安全理事会扩大之后的工作方法而不是别的什么。这并不妨碍采取切实措施，以使安理会今天成为一个更有效的机关。

在我们思索如何向前推进安理会改革之际，我们无法看到，仅仅在政府间谈判中审议动议有什么用处，而过去五年我们却是这样做的。去年咨询小组向当时的约翰·阿什主席提交的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所有谈判立场的翔实总结。时机已经来到，要么尝试某种新东西，要么让政府间谈判停止。

我们感谢塔宁大使过去五年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也欢迎拉特雷大使并祝他在完成其艰难任务时一帆风顺。我们希望他将发挥传统上赋予代表大会主席领导谈判的人的领导作用。在本大楼里进行的由会员国推动的各项其他谈判就是这样开展的；我们看得出来为什么这一谈判应该有任何不同。在我们开始政府间谈判之前，我们也想看看主席对他认为在大会本届会议上能取得的结果有何评估。这将为我们提供一个藉以衡量我们所取得进展的标尺。

主席先生，我们随时准备与你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政府间谈判主席合作，以便在本届会议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琼斯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美国高兴地参加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这一重要专题的本次年度全体辩论会。

今天的辩论会是在我们计划于明年迎接联合国七十周年之际举行的。正如这个世界那样，联合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自其创建以来，本组织的会员国已从51个增至193个。我们面临的挑战比以往更加复杂，也更加紧迫——从应对埃博拉爆发到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再到保证危机热点地区的维持和平行动取得成功。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全理事会，它要代表当今的现实，要完全有能力履行其任务授权。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15年是会员国考虑如何采取适当方式使安理会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时刻。美国仍然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安理会的任何改革要赢得会员国尽可能广泛的共识。为此，我们需要走一条精心策划的前进之路。美国致力于推进这一进程，并对适度扩大安理会常任和非常任两个成员类别持开放态度。在审议哪些国家具备未来常任理事国的资格时，应考虑到它们是否具备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行使安全理事会成员所负重大责任的能力和意愿。

我国代表团祝贺劳陶伊大使被任命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政府间谈判主席。我国代表团也感谢塔宁大使过去五年领导该政府间谈判进程。我们认为，政府间谈判仍是继续讨论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最合适论坛。

最后，我们鼓励所有国家建设性地对待即将就安全理事会改革举行的各次会议。我们知道，许多会员国都感到，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时间太长，却没有采取行动。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携手合作，能按照联合国缔造者视为核心的理想，考虑走一条能被尽可能广泛的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接受的前进之路，作出一种能最好地促进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项首要责任的安排。

慕克吉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祝贺你自今年9月任职以来，高效地主持了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向你提供全力支持，协助你在大会本届会议上完成你的全部工作。

首先，请允许我赞同圣卢西亚代表以L. 69集团的名义所作的发言，并且赞同巴西代表以四国集团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还想表示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圭亚那代表以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谨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供我们今天审议。

第一，我们热烈欢迎任命牙买加常驻大使考特尼·拉特雷大使为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政府间谈判主席。拉特雷大使建设性地主持了第一委员会的会务程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坚信，他的任命预示着政府间谈判将取得成功。我们感谢阿富汗大使塔宁先生迄今娴熟地指导了我们的进程。

主席先生，我们现在指望你作为大会主席真正地赋予我们主席以权力，在你授意下，为他提供一份案文，我们所有人在该案文的基础上能够开始参与真正的谈判。这将与迄今为止这一进程此前举行的所有回合谈判形成鲜明的对照。实际上，我们肯定是联合国内唯一谈判时桌上没有谈判文件的论坛。正如我国代表团过去多次指出的那样，没有谈判案文，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展示我们对多边主义的承诺，也不能在取得明年9月将向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报告的结果方面保持灵活性。

如同在大会开展的所有其他谈判进程那样，不应当仅因为谈判桌上有案文，便将我们的政府间谈判理解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有偏见。然而，如果谈判桌上没有案文，那么，我们当然有正当理由要查明是否对我们中那些认真参与执行各国领导人2005年交给我们的早日改革安全理事会这项明确任务授权的人有偏见。

第二，我国代表团坚信，参与政府间谈判的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意愿是，建议改革后的安全理事会扩大常任和非常任两个成员类别。这包括不属于任何集团的若干会员国，以及拥护改革的大型集团，如L. 69集团；代表非洲集团《埃祖尔韦尼共识》的10国委员会；加共体；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四国集团以及最近要求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的阿拉伯国家集团。

我们的评估是基于这些会员国迄今在我们的政府间谈判进程中所作发言，以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最近在今年9月和10月举行的第六十九届会议高级别部分期间所作的100多份发言。后者是有记录的事

实；在审议我们刚刚所作的申明时，决不可忽视或质疑。

第三，有人坚持主张，在我们这一进程开始时未就任何案文达成完全的共识，我们的进程就不可能向前推进；我们认为，这不符合对各国领导人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第60/1号决议）第153段中授权的关于安理会早日改革的一致共识。因此，主席先生，我们请求，一旦你批准的谈判案文由我们的新主席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便参与平等交换的实际谈判，以界定安理会早日改革对参加大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我们各国领导人明年将参加历史性的联合国七十周年首脑会议，届时，如果我们回避并完全忽视这一主题，那将为本组织的集体诚信留下污点。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再次把这一问题置于安全理事会实际上必须发挥作用的背景中。根据《宪章》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并依照第二十四条第1项和第二十五条行事的安理会如今是一个严重削弱的机关。国际局势中的一连串危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些危机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的生命，但安理会却没有加以解决的意愿或资源。即使在其核心职权方面，安理会也不能有信誉地行事；这主要是由于它不具代表性。

为了使安理会更加有效，亟需按照我们各国领导人10年前的集体设想早日进行改革。此类改革如能妥当执行，将恢复安理会的信誉，使其能够使用所需的新资源包括财政和智力资源分配其职责责任，而且最重要的是还原《宪章》第六章的规定，其中要求在法治基础上诉诸非暴力的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选手段。

正如印度总理9月27日在这个讲台上所说的那样：

“重要的是，我们要改善安全理事会，使之更加民主，更有参与性。反映20世纪规则的机构将无法在21世纪发挥效力。它们面临失去现实意义的风险”（A/69/PV.15，第16页）。

他还说，我们将面临无人能够解决的持续动荡，并补充说，到2015年，我们应履行我们改革安全理事会的承诺。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联合王国感谢有此机会公开重申，我们坚定地致力于改革安全理事会。

联合王国热烈欢迎任命考特尼·拉特雷大使担任政府间谈判新任主席。我要赞扬他的前任查希尔·塔宁大使。他不懈地努力确定可据以一起前进的共同立场。我们感谢他的协同努力；这为我们所有人必须努力取得的进展奠定了基础。我们期待着密切和富有成效地与拉特雷大使合作，并希望他获得任命将振兴这一进程，使其达成商定的结果。

联合王国在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联合王国支持巴西、德国、印度和日本出任新增的常任理事国，并使非洲拥有常任代表权。我们也支持扩大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数目。

正如其他发言者所说的那样，我们明年将庆祝联合国成立70周年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通过10周年。让我们在改革问题上采取真诚的行动来纪念这些重大时刻。

事实证明，围绕是否要扩大否决权这一问题产生的分歧是阻碍在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的关键障碍之一。对我们所有人而言，优先事项必须是确保任何改革不会削弱安理会有效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的能力。因此，联合王国不支持扩大否决权并将其赋予新的常任理事国。我们关心地注意到法国提出五常任理事国自愿克制使用否决权的倡议，并欣见它引发重要的辩论。我们感到惊愕的是，有人自2011年以来玩世不恭地使用否决权，使叙利亚政权得以长期实施大规模暴行和战争罪。我们无法设想联合王国将使用否决权阻挠对大规模暴行或其他重大危机做出适当反应的情形。但要有实际意义，这一倡议当然将需要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的联合支持。

重要的是对否决权等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争辩意见，但我们也必须审慎行事，以确保围绕否决权的不同意见和对立意见不会干扰我们完成扩大安理会成员数目这一重要任务，以确保它更好地反映现代世界。

最后，我要重申，联合王国致力于改进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在提高安理会效力的同时，还必须讨论扩大其规模的问题。联合王国努力确保安理会不断寻找新的办法来提高其效率、效力和透明度，包括利用技术上的进展这样做。我们始终愿意采纳有利于改进工作方法的务实新建议，并欢迎“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本着建设性精神参加关于安理会工作方法的讨论。

陈女士（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哥斯达黎加欢迎召开大会本次会议，讨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事项。

我国代表团也欢迎任命牙买加常驻代表考特尼·拉特雷大使担任政府间谈判新任主席。我们也对阿富汗常驻代表查希尔·塔宁大使所做的工作表示深切感谢。

我们重申我们承诺在这一进程中继续极其认真地与成员们合作。该进程应遵循本组织的基本原则，而且最重要的是促进加强多边主义。

哥斯达黎加参加了每一轮政府间谈判，并就其原则立场的根本理由提出明确主张和具体建议。我们的目标一直是：对安全理事会进行深入、全面和包容性的改革；这项改革立足于各国主权平等原则与合法性、代表性、有效性和透明度标准。

只有承诺作出妥协和会员国表现出建设性和灵活精神才能完成民主改革。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哥斯达黎加赞同意大利代表以“团结谋共识”集团的名义提出的关切问题和建议。

在10轮政府间谈判的整个过程中，哥斯达黎加解释了它为何坚决反对新设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任何扩大安全理事会否决权或任何其他特权的做法。哥

斯达黎加认为，安全理事会改革如果仅仅是扩大少数国家目前享有的特权并为其他国家增设常任理事国席位就无法做到有效、合法和民主。

因此，我国认为，审慎扩大非常任理事国类别，同时采纳让一些国家持有其席位连续两年以上的方案，是建立一个更具代表性和更合法机构的唯一途径。在这一机构，非洲、亚洲太平洋地区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都能够表达实现复兴的呼声和世界观；它们在安全理事会目前处理的议程项目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意愿，也将有助于确保非常任理事国更加负责。

这一经改造的代表权结构还将能够大大增加入选安理会的机会，首先惠及像我国这样的所有小国——它们是本组织会员的大多数。这样做的目标是增加全体成员入选的实际可能性，而不是进一步加以限制。

深入地改进工作方法也将有助于巩固那些实际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在一个扩大的安理会内，其工作程序应当更清晰，更可预测，更有系统而且透明。

哥斯达黎加感到关切的是，咨询小组提交的文件正在被作为一种帮助构建政府间谈判的工具而提出，但它的作用是总结对谈判进程提出的部分而非全部建议。我国认为，咨询小组文件不能、也不应当成为指导我们工作的依据。政府间谈判和我们作为193个国家的机构共同拟定的案文比其他任何程序或平行案文更享有优先权和绝对合法性。唯一能够要求全体成员予以支持的文件是第二份经修订的文件。

解决办法不是在于在政府间谈判进程之外提出部分的改革意见。那样只会进一步分裂各成员，并拖延全面改革安全理事会的可能性。让我们遵守第62/557号决定的内容，并本着诚意和以开放和透明的方式，经谈判实现一项全面的安理会改革——考虑到成员国所提的各项建议中所载的五个主题，以便达成尽可能广泛的政治一致。

哥斯达黎加重申，它准备参加主席认为必要的一切磋商，并本着建设性地积极参与的精神，为本组织的未来设计一项允许我们在这一决定性时刻继续前进的进程——这一进程应当导致为所有国家而不仅是少数国家开展安全理事会改革。

吴浚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及时召开本次会议。安全理事会改革对安理会正常发挥职能和联合国的未来极为重要。我们赞赏你倡议通过与联合国会员密切磋商努力为此一议程达成共同立场。

大韩民国支持安全理事会改革。这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安理会必须根据当今世界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现实进行改革。与此同时，至关重要的是，要建一个更具有代表性、问责、民主和高效的安全理事会。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可行办法应当是举行定期选举。增加当选成员数目将使安理会实现更好的平衡，从而改进其工作。通过选举实现问责对我们各国政府、议会和多边组织至关重要；这一原则应当同样适用于安全理事会。仅举行一次选举，使得一小部分国家无限期地留在安理会，这违背了民主和问责原则。更重要的是，它不会使安理会更好地反映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现实，从而有效地应对全球挑战。

大韩民国所属的“团结谋共识”集团已经在它对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建议中显示出灵活性。我们希望看到各项谈判取得进展。该集团所建议的更长任期的连选连任席位可以成为一种可行的折中办法。我们期待看到其他谈判小组采取建设性的办法来推进议程。关于程序问题，我们可以从先前谈判中吸取的一项教训是，任何改革方案都必须获得会员国尽可能广泛的支持。正如第62/557号决定所规定的那样，我们需要努力建立共识，以解决这一重要问题。

还必须以包含所有五个关键领域的全面方式处理安全理事会改革。主席先生，大韩民国期待，在你和新任命的政府间谈判调解人考特尼·拉特雷大

使——我们保证全面配合他的工作——的领导下，关于安理会改革的谈判将取得进展。我们还感谢第一任调解人塔宁大使为推动议程所做的不懈努力。我们将继续与其他会员国就这一重要任务展开密切的合作。

吉川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感谢你自9月担任主席以来在指导我们面前包括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在内的重要议程项目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请允许我完全赞同巴西安东尼奥·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大使早些时候代表四国集团所做的发言。我还要祝贺牙买加考特尼·拉特雷大使担任政府间谈判的新主席。拉特雷大使作为第一委员会主席已经表现出他出色的建立共识的能力。我全力支持并配合新主席的工作。

我特别感谢大会前任主席约翰·阿什大使和政府间谈判前任主席阿富汗查希尔·塔宁大使。特别是塔宁大使作为主席在过去六年不懈地努力推进这一进程。2011年印发的第三份经修订的文件和7月发表的他政府对政府间谈判进程的分析都属于他留下的重要财富。

正如我前面许多发言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们正面临一个巨大的机会。明年9月也是安全理事会第一次并唯一一次实施改革的50周年纪念。在座各位都记得，我们各国领导人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上呼吁早日开展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推进履行我们各国领导人在这一首脑会议上提出的任务了。

我们都知道，50年前，在扩大安理会时，联合国会员国有117个国家。今天，我们有193个国家。尽管增加了76个国家，但是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却保持不变。安理会应当通过增加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来反映二十一世纪的地缘政治现实。我坚信，应该让更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和亚太国家成为安理会成员。

我极为重视政府间谈判。这些谈判提供唯一论坛，让所有会员国都能为其共同目标——安全理事会改革——进行谈判。前任大会主席约翰·阿什的顾问小组非正式文件以及前政府间谈判进程主席的评估为谈判营造了积极势头。然而，尽管迄今作出了所有这些努力，但我们必须承认，讨论仍然陷于僵局。2015年，我们不能继续照常行事。让我们不要使我们的谈判成为无休止的事情。

为在大会主席和政府间谈判进程新任主席领导下开展真正谈判，我们必须在一项谈判文本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主席先生，我感到高兴的是，你的11月10日信件鼓励会员国将这一进程推向基于文本的谈判。9月份在纽约这里，四国集团各国外长决定同会员国接触，以讨论扩大的安全理事会的模式。我认为，这一外联活动将为产生一项谈判文本营造积极势头，并将振兴政府间谈判的讨论。

在结束发言之前，请允许我提及否决权问题。在讨论安全理事会改革时，否决权问题是最难处理的议题之一。我们看到法国提出的倡议，即在大规模暴行局势中不使用否决权。我们欢迎法国的这一提议。这一提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提议限制否决权的使用。日本希望，其他常任理事国将加入法国的倡议。

最后，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重申，日本坚定支持你。在这一至关紧要的时刻，日本决心继续就这一至关重要的议题与你合作。

王民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感谢你召开今天的会议，我们也欢迎你任命牙买加常驻代表拉特雷大使担任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机制主席。在此，中国代表团还要感谢塔宁大使作为前任政府间谈判机制主席在过去五年所做的工作。我们支持拉特雷大使根据授权以建设性方式开展工作，秉持中立、客观、公正的立场，在广大会员国间发挥桥梁作用，更好地为会员国服务。

近年来，国际形势发生重大深刻变化，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威胁和挑战不断增多，会员国对联合国

及安理会的期待也不断上升。安理会肩负着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责任，并代表全体会员国履行职责。安理会的权威与效力，同193个联合国会员国密切相关。对安理会进行合理、必要改革，有助于其更好地履行《宪章》赋予的神圣责任，更好地服务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

中方一贯积极支持安理会改革，认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是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同时让更多国家，特别是占联合国会员国大多数的中、小国家有更多机会进入安理会参与决策，并发挥更大作用，切实维护《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安理会改革事关联合国未来和全体会员国切身利益。如何推动改革进程取得进展，需要会员国通过广泛协商，兼顾各方特别是中小国家的利益和关切，寻求最广泛共识。中方认为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团结一致原则。本届联大是承前启后的一届大会，肩负着总结过去、开拓创新、展望未来的历史使命和特殊任务。团结一致应该成为本届联大的关键词。包括安理会改革等在内的联合国各领域改革均不可能在各方争论指责、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取得进展。广大会员国应着眼团结，以增强安理会权威和效力，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为目标，推动改革成为弥合分歧、加强团结的进程。不公正对待各会员国立场，人为设定改革时限，甚至强行推动不成熟改革方案的做法，只会加剧会员国的对立和分裂，使改革背离正确方向，损害会员国共同利益和联合国长远利益。

二是会员国主导原则。安理会改革涉及每一个会员国切身利益。改革进程应该、也必须由会员国主导。政府间谈判只能以会员国立场和主张作为基础，并同等对待各方主张、照顾各方关切，寻求最广泛一致，这是确保谈判进程保持正确方向的前提，也是推动改革健康发展的保障。没有会员国的共识，自行缩减谈判选项、仓促进入案文谈判，只

会激化矛盾和分歧，让改革进程更为艰难，与各方期待背道而驰。

三是民主协商原则。当前会员国对改革的基本思路等问题仍缺乏共识。无论是新增成员的类别，还是安理会的规模，各方都有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分歧十分严重。但越是有分歧，就越需要会员国进行耐心协商、寻求一致。我们应将分歧转化为前进的动力，集思广义，凝聚共识，努力就改革所涉及的问题寻求一揽子解决办法。只有经各方充分协商，并得到绝大多数会员国支持的方案，才能赢得会员国的普遍认可，只有会员国共同作出的决定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安理会改革是联合国各领域改革中的难点和“硬骨头”，推动改革取得进展的钥匙在会员国手中。只有各方超越分歧、相互妥协、兼顾关切，改革才能走上前进的正确道路。

中方希望会员国在本届联大期间，继续根据第62/557号决定，以公开、包容、透明的方式继续开展政府间谈判。中方愿继续同其他国家一道共同努力，寻求能够在会员国间达成广泛一致，符合联合国长远利益和会员国共同利益的改革方案。

信哈舍尼先生（泰国）（以英语发言）：明年将是世界首脑会议十周年，在那次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呼吁早日改革安全理事会。明年也将是1965年8月31日《联合国宪章》修正案生效五十周年，该修正案导致安全理事会成员从11个增加到15个，非常任理事国从6个增加到10个。我们都知道，作出该项修正正是因为联合国会员国数目从1945年的51个增加到1963年的115个。今天，联合国共有193个会员国，而且这一数目还有可能增加。

随着会员国数目大幅增加而且1945年联合国始建以来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已发生巨变，我们都同意根据2008年第62/557号决定的授权，在五个领域对安理会进行改革，以使安理会符合当今现状。经过起初在特设工作组框架内，后来又在政

府间谈判进程框架内进行的长达二十年的谈判，我们现在应该能够在所有这五个领域达成共识。

关于成员类别，没有人反对增加非常任理事国的数目。然而，在增加常任理事国数目方面仍然存在不同看法。在否决权问题上，法国提出了所谓行为守则，而非完全取消否决权，这项提议似乎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完全取消否决权的可能性非常小，甚至根本不可能。在席位的区域分配上，各方对于公平区域分配有着明显共识。关于扩大后的安全理事会的规模，似乎达成了共识，即扩大后的安理会应有25个左右的成员。关于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没有人反对在改革前或是改革后改进工作方法。事实上，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应该是一个不受安理会整体改革制约的持续进行的过程。关于安全理事会与大会的关系，我认为，我们都同意，联合国这两个主要机关应根据《宪章》赋予的各自授权，协调一致地工作。

阻碍安全理事会进行急需改革的唯一问题似乎是常任理事席位的增加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泰国始终愿意考虑各种想法或建议，包括增加两类席位的数目或实行所谓的临时方案或中间方案。我们赞同若干会员国的意见，认为只有会员国愿意增加灵活性，并准备好参加有取有舍的谈判，改革才有可能。我们也愿意接受关于以案文为基础举行谈判的提议。但是，在我们着手编写任何案文之前，各方都必须首先商定可能的前进方向的原则，特别是在增加常任理事国数目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

我们认为，至少是在眼下，就增加常任理事国数目达成共识将非常困难，因为对增加安理会常任席位必要性持怀疑态度的某些会员国已表示坚决反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扩大从长远来说是不可能的。那些希望成为新的常任理事的国家必须证明，它们有能力也有决心加强安理会，而另一方面，广大会员国则应该有权对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国是否确实有好处进行评估。目前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所以获得常任席位是因为它们对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历史性贡献并随后组建了新的国际组织，

也就是今天的联合国。与这些成员不同，新增的常任理事国必须能够明确证明它们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能力与决心，才可获得常任席位。更加重要的是，必须有事实证明增加常任理事国有助于提高安理会的效率与效力。

为让那些希望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国家有机会证明其能力与决心，应引入一种临时类型的成员，让此类成员能够根据有待确定的条件和标准，担任三至五年的安理会成员。如果它们连任，则可在第二个任期期间或之后就增加常任席位的可能性进行审查。但是，引入此类临时席位不应影响在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基础上增加非常任理事的数目。

由于我们不久后将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和世界首脑会议召开十周年，会员国需本着妥协和灵活的精神共同努力，以确保即将到来的第十一轮政府间谈判产生切实成果并取得进展。请允许我与其他发言者一道，感谢并赞扬阿富汗的查希尔·塔宁大使在担任政府间谈判主席的六年中不懈努力并表现出极大的耐心。我还愿衷心祝贺牙买加的考特尼·拉特雷大使最近被任命为政府间谈判新任主席。我国代表团对拉特雷大使充满信心，并祝他工作一切顺利。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做法以及多种新的想法和建议，以推进安理会改革。重复已知立场是没有意义的。泰国今天提出的各种想法考虑了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增加常任席位的各方的关切与建议，其目的是要打破僵局。只有打破僵局，我们才能最终实现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急需的安全理事会改革。

德尼奥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欢迎任命牙买加的考特尼·拉特雷大使担任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协调人。我们祝他履行职责取得圆满成功。

大会内部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讨论现已进行了近二十年。我们不得不指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要赞扬阿富汗的塔宁大使所做的工作，他试图为会员国提供一份关于各种可能

改革模式的简洁和具体的文件，但是未达成任何一致，以具体推进安理会的扩大。

但是，第六十八届会议期间在政府间谈判框架内进行的讨论表明，本组织大多数成员希望改革。显然，实际安排仍有待具体做出，但是，这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正如圭亚那、巴西、圣卢西亚、塞拉利昂以及印度等国代表今天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现在需要进行基于案文的谈判。

法国认为，应利用本组织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推动会员国就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项目达成一致。我国希望将分发一项案文，以便我们能够增加安全理事会两类席位进行具体谈判。这种改革至关重要。安全理事会必须更好地反映当今世界现状，同时提高其能力以充分担负起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法国希望，安理会将顾及新强国的崛起，这些国家愿意并且能够担负起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而且根据《联合国宪章》，它们能够履行为安理会行动做出重要贡献的职责。在这方面，法国支持德国、巴西、印度以及日本担任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候选资格，也支持在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中增加非洲国家的席位。

我借此机会提醒大会注意法国提出的关于自愿限制否决权的使用的倡议。9月25日由法国和墨西哥外长共同主持的否决权问题部长级会议表明，许多会员国和民间社会支持这项倡议，我回顾，根据该倡议，在发生大规模暴行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将自愿集体避免使用否决权。正如几位发言者今天指出的那样，这种自愿做法不需要修订《宪章》。法国正与我们的伙伴讨论实际执行问题。法国希望在接下来的数月与安全理事会其它常任理事国达成一致。同时，我们将继续动员该倡议的支持者以保持现有势头。

最后，我愿提醒大会，我们关于否决权的倡议独树一帜，是对法国将继续倡导的安理会全面改革的补充。

布卡杜姆先生（阿尔及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感谢你召开今天关于题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事项”的议程项目119的辩论会。我国一直关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当然，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你的开场发言。

我还愿祝贺牙买加常驻代表考特尼·拉特雷大使被任命为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政府间谈判主席，并表示我们致力于与他一道努力，确保安理会全面改革。我还愿表示，我们高度赞赏前任主席查希尔·塔宁大使在前几届会议期间所做的巨大努力。

阿尔及利亚完全赞同伊朗和科威特代表分别以不结盟运动和阿拉伯国家集团的名义所做的发言。现在，我愿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补充以下意见。

关于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我重申阿尔及利亚对这个非常重要问题的承诺，并表示，我们期待在上届会议根据大会第62/557号决议所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我们感到振奋的是，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包括我国外长在内的代表团团长在大会本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期间重申，必需改革安全理事会，以使其更有代表性、更加民主并且更具合法性。现在，我们大家必须继续努力，争取实现商定改革范式的目标，这种范式将顾及联合国的核心价值观，具体而言即包容、民主、问责、平等以及透明。

修正当前安理会组成中的失衡以期把安理会变成一个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首要责任的更具合法性的机关，这仍是所有会员国的集体责任，也是大会的主要目标。我们希望，我们将在本届会议上加快步伐，根据我们各国领导人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上所描绘的愿景，开展更加坦诚、活跃的辩论，一场更为灵活、愿意做出妥协和果断的辩论，以激发出实现这种改革必要的政治意愿。

阿尔及利亚是非洲联盟十国委员会的成员。因此，阿尔及利亚积极参加了倡导“非洲共同立场”的工作，并继续参与政府间谈判，以便修正非洲是

唯一没有安全理事会常任席位的大陆而且其非常任席位也分配不足的历史不公。为此，我们敦促联合国广大会员国与非洲一道努力，坚定不移地解决这种不公。我们致力于与参加政府间谈判的各利益集团和会员国结成联盟，支持“非洲共同立场”，以期实现安理会的改革。

非洲的立场代表着整个大陆的愿望，我们相信，此刻所有会员国和其它利益攸关方均已非常熟悉我们的立场。在这方面，必须回顾的是，1945年联合国创立时，大多数非洲国家是没有席位的。1963年实行第一次改革时，非洲有了代表席位，但是当时未考虑将其纳入常任理事国类别。此后，斗转星移，非洲在联合国所有决策机关，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中享有充分代表权已成为一个简单的公正问题。根据《埃祖尔韦尼共识》，非洲在安理会的充分代表权意味着：第一，获得不少于两个享有常任理事国应有的包括如果继续存在的否决权在内的一切权力与特权的常任席位。第二，非洲要求拥有五个非常任席位。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在大会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十轮政府间谈判中缺乏进展和具体结果。尽管如此，本着我们决心处理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有关事项的精神，阿尔及利亚准备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继续真诚和建设性地参与政府间谈判进程。

主席先生，我们也注意到，你在11月10日的信中鼓励会员国推动该进程向基于案文的谈判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汇编案文的第二次修改稿是谈判的良好基础。然而，需要就本届会议期间做些什么达成普遍一致，而且这次辩论能够帮助政府间谈判主席进一步澄清他打算如何继续进行下去。应当以全面、透明和均衡方式来处理安全理事会改革。

主席先生，最后，我谨向你保证，我国将给予全力支持和配合，在你的领导下使安全理事会改革取得更大的进展。

冈萨雷斯·德利纳雷斯·帕洛先生（西班牙）
（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表现出有志于与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密切合作，处理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

我们衷心祝贺拉特雷大使获得任命，并祝愿他在完成其重要任务时一帆风顺。他可以依靠西班牙的全力支持。我也愿表示我们非常感谢其前任塔宁大使在任期内所做的工作、不懈的努力和耐心。

我们完全赞同意大利常驻代表以“团结谋共识”集团的名义所做的发言，而且想提出一些补充意见。

在长期参与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的工作——我本人自1993年开始——之后，我国认识到，我们的力量来自团结，而分裂性的做法和行动只会造成延误并使改革进一步变得复杂。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我们全都赞同创建一个更具代表性、负责任、有效和民主的安全理事会。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愿意考虑新的想法，并且在不同集团和立场之间牵线搭桥。安全理事会的改革进程就像建造一幢大型建筑物。它需要良好、坚实的地基。如果只使用了部分地基，建筑物就不能建成，即使建成了，也会坍塌。

我们渴望看到一个更具代表性、更有影响力的现代版的安全理事会，尤其渴望看到它是一个非洲国家和小国能有话语权的国家。西班牙认为，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有助于它更具代表性，但所需的比这多得多。同样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增加每个会员国不时地在安理会拥有席位的机会。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式是，增加当选席位数量，这也会使安全理事会更加民主和对本组织所有会员国更加负责。这并不指应当设立新的常任席位，因为我们认为这不会使安理会更具代表性。相反，我们会创建一个更具排斥性的安理会，而不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安理会，同时背离加强安理会的民主和问责这一需求。

我们需要一个更加负责和有效的安理会。这些特点如影随形。西班牙支持这样的想法——允许想为安理会的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会员国在安理会中更经常和更长时间地在安理会任职。西班牙相信一个基于表现而不是基于特权的安全理事会。我国支持“团结谋共识”集团的提议，设置任期更长的席位且有可能连选连任。我们认为，这种办法将使有愿望并有能力为安理会工作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延长其在安理会的任职期限。

最后，西班牙愿重申，它愿意与其他团体和联合国会员国协作，为建成一个更具代表性、负责任、有效和民主的安全理事会找到最佳解决办法。

埃斯特雷姆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感谢你召集这次会议。

我谨表示阿根廷支持意大利代表以“团结谋共识”集团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也要感谢阿富汗的查希尔·塔宁大使在过去几年为领导政府间谈判所作的工作，而且热烈欢迎并衷心祝贺牙买加的考特尼·拉特雷大使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他在作为政府间谈判主席完成工作时可依靠阿根廷代表团的全力配合和建设性努力。

正如其他代表团指出的那样，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政府间谈判进程由第48/26号和第53/30号决议及第62/557号决定的内容确定了框架。所进行的讨论使我们能够详尽分析五个主要问题：成员类别、否决权问题、区域代表性、扩大后安全理事会的规模和工作方法以及安理会与大会的关系。这些问题相互关联，而且不能分开处理，因为它们是一个一揽子方案的组成部分。

意见集中的各个方面是众所周知的。第一个意见集中最明确且最基本的方面是绝对有必要改革安全理事会并结束现状。不改革的安理会是过时的。它一旦丧失其合法性、有效性和相关性，影响着整个组织。当然还有意见集中的其他方面，安理会工作方法就是一个明显的实例：我们必须努力改善并

使之更加透明。另一个意见集中的方面是安理会与大会的关系。另外，至少在扩大后的安理会成员数量上也有集中的意见。但是，这三个意见集中的方面没有一个呈现出无法解决或不可逾越的分歧。与此同时，政府间谈判进程确定了我们存在分歧立场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关于成员类别和否决权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成员类别，我国认为，改革方案不应允许有新的常任理事国或创设排他性的类别。我们认为，这类席位，亦即常任席位，不一定保证那些目前在安理会中没有席位的国家可进行更大程度地参与。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任何方法必须包括以选举为基本要素的民主和有代表性的合法进程。

我们目前所开始的阶段是积极的。它将使我们能够务实和理性地探索所谓中间解决办法为我们提供的各种可能性。我们这样做将能够按照透明、诚信、相互尊重、公开和包容的原则，达成一个满足所有会员国的妥协办法。

至于否决权问题，自1945年旧金山会议谈判以来，尤其是1946年10月大会第一届会议和1947年第二届会议以来，阿根廷就一直奉行非常坚定地反对否决权的立场。我们的立场是不容置疑的。在以后这些年里，我国代表团再三重申同样的立场。但同时我们认为，鉴于目前不可能取消否决权，不应当接受那些试图永久维持否决权或把否决权扩大到新成员的办法。

我们必须谋求达成全面的解决办法，不是分阶段或不完整的解决办法。正如我先前所说的那样，所有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不能分开处理。我们都知道，在任何谈判进程中，采取顽固立场将不会产生任何结果。我们现在有机会打破僵局和止步不前的情况。正如意大利代表今天上午所说的那样，我们呼吁所有代表团仿效“团结谋共识”集团的榜样，表现出灵活性并愿意制订创新和一致的办法，以便在非常任理事国之间的轮换原则的基础上确保安理会席位的更大民主化，并重新制订安理会的工

作方法，从而使安理会能够变得更加民主、公平和透明。

最后，我国代表团谨再次重申，阿根廷政府愿意妥协，并且依然对任何能够拉近各方立场并对安全理事会进行亟需改革的方法持开放态度。主席先生，我国确信，在你和拉特雷大使的领导下，我们能够在达成一致的道路上迈出最初的步骤。

阿尔代·冈萨雷斯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辩论会，也感谢你决定把本次讨论同关于安理会提交大会年度报告的讨论分开。这两个问题理应获得各自的空间和分开讨论。

我国代表团赞同意大利代表以“团结谋共识”集团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国代表团欢迎新的政府间谈判主持人考特尼·拉特雷大使，向他表示支持，并表示愿意为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而努力。我们也感谢塔宁大使过去五年对这一进程的领导。

我们发现，在20多年的讨论中，有关这一问题的协调人的最重要品质就是公正、透明和客观地听取会员国立场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一条途径，以便能达成一项获得尽可能最广泛支持的解决办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协调人也需要会员国有灵活性。缺乏灵活性或妥协意愿，协调人的回旋余地被减至最低限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等待主持该进程的人去解释各种立场，或更糟糕的是，放弃或尽量缩小各代表团提交的建议。

听取会员国的意见并不意味着试图将带有人为时间表的汇总文件强加于人。文件的篇幅不能决定各代表团的灵活性程度，而强加时间表的作法会招致猜疑、引起更大分歧并使我们的讨论注重本次辩论的形式而不是实质内容。安全理事会改革进程只能由全体会员国而不是少数国家来指导。为了取得进展，这个进程必须从共同立场出发。文件的第二

次修订稿和增加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是全体会员国在20年的讨论之后能够商定的唯一内容，因此构成了两个支柱。我们在此基础上带着灵活的态度恢复谈判，而不是假定一个预先设计好的有利于少数会员国的结果。

安全理事会改革也是一个紧迫的进程。安全理事会在最近危机中无所作为的情况产生了严重后果。这是一种瘫痪状况，往往使它无法及时和有效地作出反应，我们必须加以纠正。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和墨西哥在第六十九届会议高级别周召开并共同主持了关于遇有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等情势限制使用否决权的讨论会。这项举措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并让五个常任理事国有机会重申其对安理会首要责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承诺。

在谈判进程中，“团结谋共识”集团审查并概述了能够满足大多数会员国期望的改革模式。“团结谋共识”集团注重听取包括小岛屿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小国的声音并考虑到它们的利益。这些国家迄今在谋求当选为安理会成员时面临巨大挑战。我们也注意到那些想要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国家的期望。

墨西哥和“团结谋共识”集团不寻求把自己的构想强加给其他会员国。我们要达成一个数量最多的会员国都能认同的妥协。我们反对永久性的做法，因此提出一个明确和简单的提议，即，在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基础上分配更多的席位，任期长于目前的两年，并能够连选连任。

墨西哥设想一个有26个成员的安全理事会，其中除了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外，有六个非洲国家、五个亚洲国家、四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的国家、三个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国家，以及一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或其他小国。我们认为，这一提议及其涉及定期成员和拥有更广泛授权的成员的选举、安理会的决策程序、关于工作方法的各种看法以及安理会与大会之间关系的细节将兼顾各方愿望，同

时，一方面，调整安理会的组成来适应新的区域现实，另一方面，确保那些愿意更频繁担任安理会成员的国家有比平常更广泛的机会成为安理会成员。这一模式提供充足的行动空间，以便进行谈判和确保所有代表权不足的集团都有适当的区域代表权，同时还保留透明度和问责制原则。

作为拉丁美洲人，我们完全理解非洲集团期望享有公平代表权，这将使之能在安理会发挥其理应发挥的作用。我们认为，他们的合理主张是赋予他们团结和共识的力量表达，而不是追求权力和特权的个人愿望。

在我们开始谈判进程新周期时，墨西哥要重申一直规范并将继续指导我们参与这一进程的五项核心原则或标准：第一，提高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性，做法是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增加新选举产生成员，同时保留通过定期选举对这些成员进行问责的做法；第二，改进安理会决策进程中的平衡，做法是延长选举产生成员的任期；第三，增加各国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可能性，做法是适当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同时保持其效率；第四，提高安全理事会的效力，做法是促进限制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的措施；以及第五，提高安理会的透明度，做法是改革其工作方法及其与大会的关系。因此，墨西哥支持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集团就这些议题提出的议案，并认为这些议案是极佳出发点。

主席先生，我们赞扬你考虑并遵循这些前提，振兴目前进程，以实现我们所有人都期待的改革。如果永久赋予某些国家新特权来满足国家野心，就不可能实现安全理事会改革。新安全理事会无疑应建立在贤能而不是特权基础之上。主席先生，我们深信，在充分了解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立场的情况下，你的得力领导和这一进程主持人的得力领导将指导我们达成我们都希望看到的妥协方案。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团结谋共识”运动中，墨西哥都将继续本着开放和绝对透明的态度积极和建设性地参与。

鲁伊斯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首先感谢你呼吁以建设性方式延长政府间谈判进程。

我赞同卡尔迪大使代表“团结谋共识集团”所作的发言。

同样,我要感谢塔宁大使过去五年来致力于这一进程,并欢迎牙买加的考特尼·拉特雷大使担任我们的新主持人,因为他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的一个国家。我们熟悉他得到证明的外交能力,因而深信他的投入和不偏不倚将捍卫这一进程的透明度。

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政府间谈判进程持续时间比我们预期长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建设性有任何减少,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参与对话,而在对话中,我们得以充分了解其他集团的立场。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重要的是要强调,经过迄今10轮谈判,有一点已经清楚显现出来,那就是,各集团建设性地参与和必须显示灵活性是这一进程向前推进并取得具体成果的基石。

为做到这一点,并认识到改革安全理事会进程的内在困难,我们认为,现在宜探讨有何种可能来确保这将是一个更快捷的进程,以便更好地交流想法,从而导致取得进展。所有这些都将在遵守第62/557号决定的前提下并在其所作明确规定框架内进行。哥伦比亚支持以该决定各项规定所反映的2009年共识为基础的政府间谈判进程。

鉴于以上所述,我们借此机会请所有代表团和集团显示灵活性和开放性,以便参与包容性的进程并达成民主共识。我还要说,包容性和民主共识是哥伦比亚关于改革进程的原则立场赖以建立的两根支柱。我们还坚信各国主权平等。自成立本组织的旧金山会议以来,并通过迄今领导哥伦比亚代表团的25任代表,以及我们所拥有过的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七次机会,哥伦比亚一直呼吁安理会更具代表性、更可问责和更为透明。

然而,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当今世界非常不同于1945年联合国诞生时的世界,同时,51年前进行的迄今证明可能的唯一一次改革所处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条件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自问,鉴于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跨界犯罪网络和恐怖主义所构成的挑战,以及维和行动必须不断演变和更为有效的事实,摆在谈判桌上的各项议案是否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前进道路。这些是能够导致建立一个适应新现实的安全理事会的讨论吗?

就我国而言,我们必须有全面、透明、平衡和公平的谈判,从而反映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利益。发展中国家在安全理事会代表权不足的状况不能继续下去。我们必须确认,通过改革进程,我们必须创造更多空间和机会,以确保所有国家平等参与,而不要仅为少数几个国家提供任何特权。

最后,我要重申,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继续致力于将使本组织拥有一个合法、包容并以民主原则为指南的安全理事会的改革。

Akinterinwa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回顾,2014年6月11日你刚当选就指出,安全理事会改革政府间进程没有取得预期进展,你向我们保证你将同会员国合作,以便在这一重要议题上取得进一步进展(见A/68/PV.93)。因此,我国代表团特别赞扬你召集本次会议,而且你决心在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期间推进这一进程。主席先生,我们也谨回顾,你在9月16日本届大会开始时发言(见A/69/PV.1),声明你的优先事项之一将是持续注重安全理事会改革,你还强调,根据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第60/1号决议),亟需实施安理会改革。今天的会议和你所采取的这方面其他步骤,的确实证明了你对这一进程的坚定承诺。

我国代表团赞同塞拉利昂常驻代表万迪·米纳大使以非洲集团名义就非洲共同立场所作的发言,

以及圣卢西亚常驻代表梅尼沙·拉姆巴利大使以L. 69集团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们赞扬阿富汗塔宁大使对过去10轮政府间谈判的出色领导，欢迎任命牙买加常驻代表考特尼·拉特雷大使出任第十一轮谈判主席。我们愿向他保证我们将给予合作。我们真诚希望通过这一轮谈判将讨论推上新的层次，避免重蹈前几轮谈判的覆辙。

安全理事会改革受到《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启发。改革的明确目标立足于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和坚持联合国民主与包容性原则的重要性。矛盾的是，我们过去为使谈判进程进入一个以文本为基础的阶段而作的努力因缺乏共识而受阻，使每年进行的一轮又一轮谈判变成一种单纯的学术活动，未能取得实际成果。

各国领导人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上集体呼吁加快安理会改革，迄今已有10年。因此，我们应该提出一份进展报告和谈判文本，供各国领导人在2015年峰会期间审议，届时还将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因此，第十一轮谈判的成果文件应强调我们致力于安理会改革的承诺，这也是有关决议的要求和所有会员国的愿望。

正如先前政府间谈判所表明的那样，很显然，绝大多数代表团支持扩大安理会，增加常任和非常任两类理事国席位。现在需要的是，在一份工作文

件的协助下，进入真正的谈判阶段。因此，我们谨强调，我们期望在第11轮谈判期间能够转入以文本为基础的谈判阶段。否则的话，结局将不会与过去10轮有多大不同。

尼日利亚继续表示，我们支持以开放、包容和透明的方式推进政府间谈判进程，因此，我国代表团呼吁所有各方准备表现出开放和灵活姿态，以便做出让步，使我们能够找到共同点，逐步推进安理会改革进程。我们愿借此机会重申我们坚决支持的埃祖尔韦尼共识中所表达的非洲共同立场。我们也要强调确保在这一新进程中继续促进和捍卫非洲利益的极端重要性。

非洲国家集团支持安全理事会全面改革，特别是在成员组成方面。在这方面，非洲集团要求拥有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和增加两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一点对于纠正非洲大陆所遭受历史不公和长期边缘化状态来说很重要。此外，非洲主张取消否决权特权，如果必须保留，则新的常任理事国也应享有这种特权。

主席先生，我们期待在第11轮谈判期间开展卓有成效的审议并取得具体成果，因此我们将继续指望你发挥领导作用，成功指导今年进程取得应有的结果。

下午1时05分散会。